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五十九至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曹淦階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五十九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東林蔡氏家世學派

按蔡文莊先生先世家惠安之東林里至元代有處士諱惠者始從晉江是為先生始祖先生嘗自述其高祖大畧謂高祖世安公諱潤與朱都憲公為友都憲嘗語先生云吾及識乃高祖實一時善士曾祖諱

輝中永樂甲午鄉試祖諱懋德不仕父諱觀慧爲允元公先生爲佚老會記言在會凡十七人而允元公爲之長一時在列皆鄉之望文行表表出等夷而萃爲一會則允元公爲鉅人長德以肇基啓後有以哉泉南自紫陽而後人文之盛實倡起於文莊是文莊先生之家世淵源尤後學不可不追尋所自焉

蔡允元先生觀慧

蔡觀慧字允元晉江人文莊公清父也旣受文莊封與

鄉里者舊為逸樂會文莊撰記略曰誌書載吾泉風俗淳厚人樂為善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勳業播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班可考其在林泉意亦當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而範俗者而未之有紀也我朝百餘年來治教休明人物復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休與夫不仕而既老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能自取樂於分内者間有之亦未能倡為是會以同於衆也又曰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以逸而樂耳

蓋視九老耆英之遺意而不敢盡同也在會凡十七人以齒序則家君為之長爵尊而兼齒者通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黄公暨循齋黄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史吳包翁留顧董林楊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文行表表出等夷而悉萃為一會嗚呼亦盛矣會之言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者百行之根凡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質其有憂患亦相與為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位惟尚齒會之儀不

尚豐月必再會不踈不數也或於所居或於所游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亥四月望至於今十有一年矣而未嘗有一日之曠惟值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衆庶同其憂而不膠於逸樂也又曰吾人之會所以序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遺規存焉不可無以傳之後生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時各録一通置之座隅以遺後之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輩所宜用心者適甚以待養歸自京師張公

乃屬家君命其為之家君遂授以其事如此并列諸公名于左張公名苗黄公名齊黄先生名績賀先生名騰三陳先生名政名襲名淮吏先生名隲吴先生名瑤包先生名哲翁先生名裕留先生名昆顧先生名美董先生名鳳儀林先生名澤楊先生名溥家君名某亦封主事

閩書　蔡文莊公集

舉人蔡先生存畏

蔡存畏字思危文莊公長子生而聰頴稍長能文弘治

十一年鄉薦

舉人蔡先生存微

蔡存微字　嘉靖四年鄉薦

寺丞蔡先生存遠

蔡存遠字思毅嘉靖五年進士累任吉安松江二府推官官至太僕寺丞按朱氏經義考嘉靖八年存遠在松江府推官任奏獻進士蔡文莊清易經蒙引後發禮部看詳遂議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証明白

發刊書坊存遠所著有周易正説

郡守蔡先生如川

蔡如川字繼之文莊公曾孫萬歷元年鄉薦累官尋甸知府以礦税抗内監逮詔獄廷杖卒贈光禄寺少卿

文莊蔡虚齋先生清學派

按明代盛時理學大明前輩言北方之學起自澠池曹氏河津薛氏南方之學發自康齋吴氏而閩中則虚齋先生實倡之先文貞公撰虚齋先生祠記曰吾

閩僻在天末自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為海內宗至明代成化後虛齋先生崛起温陵首以窮經析理為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説不講其於傳注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評是訂故前輩遵巖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于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峰陳先生次崖林先生按公初藁尚有淨峰張先生皆以里閈後進受業私淑

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于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録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説踐規矩而非虚聲浮𩦺之所能奪然非虚齋先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龎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説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内家習而人尚之翕如也故嘗以為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業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

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孰醇孰漓後之君子必有辨之者矣讀先公敘述閩學源流起衰救獘誠今日學者之律令格式也玆撮其畧著於篇端

文莊蔡虛齋先生清

蔡先生諱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福建鄉試第一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來從遊事親讀書之外

未嘗急求仕進他日為其母寫容母愀然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幗先生聞言大傷之即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為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重其學行奏改為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談論諮訪先生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獘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内之憂静疆埸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先生急白於大

司寇何喬新得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之丁内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没人謂孝感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内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先生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着朝服賀

先生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先生曰公乃不能作詩先生對曰某平生於人無私盖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同官有傾先生者謂先生獨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先生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先生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先生已卒時正

德三年也年五十六先生氣清色和外簡内辨始即之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妄消躁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精深嘗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故飭躬約禮動準古人以六經為入門四子為標準四儒為真派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故初時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以格物不外讀書讀書當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為要訣因以虛名其齋其教人也以看書思索義理為先不獨

語言文字蓋謂聖人作經以明道學者因傳注以求經
實從體驗身心而洞見道體者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
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
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以歸聖賢
本旨為密箴五十餘條皆反身自檢之功友善甯永貞
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
師三山林玭傳其易者則同邑陳氏琛至今言易者皆
宗之弘治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先生

皆起稀曠之後而先生與康尤為獨得恭肅黃氏光昇
曰泉自朱子簿同安之後私淑雖多而惟先生為得其
宗泉南一時人物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也雖歷仕未盡
儒者之用而有教人數世之澤焉萬歷中僉都御史詹
公仰庇請易名謚文莊大學士李公廷機復請贈禮部
侍郎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廷明史　閩書　蔡文莊公集　明儒學案
備考

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

于氏孔兼曰宋儒語録荆川先生業有梓行不容復贅我朝先輩遺言尚缺如也予於中得其人之純正不雜者以列名因録其言之精實可傳者以垂訓若關中薛敬軒王峯魏莊渠兩先生其最也外此而吴康齋陳白沙蔡虛齋諸公非後先之頡頏者乎予身在堂下而此

十先生者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胡敬齋陳白沙蔡虛齋魏莊渠呂涇野尤西川徐養齋皆堂上人也愧學未窺斑而輒敢次第其言如左緣考其行則皆屋漏如斯大廷亦如斯者也蚤歲如斯晚節亦如斯者也斯之謂躬行君子予之竊有志未逮者也此外名賢非無見道之語而或其人尚存者不可徑述議論未定者不可漫述言足聽聞而中多疵累者又不敢輕述雖有掀揭之勲名懸河之才辯予終不敢雷同而附和之蓋析理有毫釐之差謬必千里論學有邊旁之見

義多滲漏嚴學派者審之

楊氏廉贊曰平生所志惟在儒術舉業理學會萃為一蒙引之作藩垣置筆辯如江河守則以訥朱之於呂嘗誅其殁酷類成公詞寡人吉閩學中興公多倡率

司訓黄先生逵弟正

黄逵晉江人為粤東新興司訓與弟正皆受易於蔡文莊先生之門舉一子曰閭閭之子曰衷以孝稱衷之子曰喬鐘弟正成化十年鄉薦官推官何鏡山集

同知張國信先生元璽

張元璽字國信其先在宋末屬浦賊亂避地於晉江登瀛里宋亡隱軒伯玉終身不仕祖福父旺成化中舉人孝養二母推財弟昴未受官卒璽痛先志弗遂少小即知力學游蔡文莊門以妙悟見稱與陳紫峰琛李筠溪墀王一臞宣號稱四傑弘治中領鄉書除滄州學正端軌興文士習頓化流賊陷滄州城閉齋自守賊相戒勿犯居民傍學宮者藉以安堵遷國子

監學正擢建昌同知未任卒元璽學有深造淡於世味居官貧薄没後僅負郭田數畝士大夫以為難舊郡志

閩書　李衷一先生集

郡守王子鋒先生鏶

王鏶字子鋒號闢山晉江滐滬人天資穎敏遊蔡文莊之門篤志勵學登弘治九年進士第自是滬海之士彬彬矣初試宜興令均傜役時賦斂摘奸蠹臺使者最其等陞南京大理寺評事轉寺正讞獄明慎晉惠州知府

政聲嘖嘖未幾歸脩祠宇練鄉壯禦賊以保鄉里鄉人皆誦其賜云顧新山集

副使黃潛虛先生天爵

黃天爵字希仁南安人少從蔡文莊受業誼最篤因自號潛虛弘治十二年進士甫觀政即以親老乞歸省旋丁外艱服闋授户部主事歷郎中陞廣東副使有滯獄疑於法爵至訊服人稱其神尤喜奬拔善類粤人畏而愛之丁内艱歸起補湖廣副使留心學政水利士民勒

石頌德乃堅請致仕營宅西埔即蔡文莊所授地其師弟子古誼蓋如此歲奉祀事甚謹待異母兄弟如一族中老貧幼學咸推稟惠之愛母家陳尤摯撫遺孤嫁女喪葬購廬代奉其先焉性寡言笑外直内寛未遇時嘗同莊恭人歸寧時襟兄李已貴顯禮待頗異莊恭人促歸以激之及貴恭人尚留憾而爵已忘之矣功姪河清在銓部時常欲推以督學爵力辭焉人益服其品行云

文學黄允靜先生明

黄明字允靜晉江諸生也潛心易學弱冠游蔡文莊之門時聶貞襄豹倡學閩中明從游為高弟閩書

提舉曾子遜先生大有

曾大有字子遜仙遊人從蔡文莊學以鄉薦授德州學正歴廣東市舶提舉克著㢘聲乞歸田里産業多歸之兄弟貧族嘗著勸學録以訓士又有資仕蛙見二録閩書

同知傅石涯先生浚

傅浚字汝源南安人凱之子性謹厚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為逆瑾矯旨削籍瑾敗起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中理薊州鐵冶釐革宿弊改都水司出納不徇私請鄉長固位賂中官屢索餘羨浚不應為所排出為山東轉運同知暴卒官舍其詳見子擴傳按陳紫峰祭文畧曰先生闇淡訥訥未嘗修飾表暴以示諸人盖虚齋其師敬齋其父古意古心傳受有素加以天資樸實

與道為鄰故能茹苦受辛必由向上路必作君子人不肯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而自混於流俗之塵又曰先生之所以取諸父師而成之者如此可不謂之能後乎今行人君檝又將盡述其得諸先生者而大發之可不謂之有後乎惟是賢哲凋謝斯道寥落而在吾黨則不能以不哀也 閩書 陳紫峰先生文集

縣令尤見齋先生復

尤復字純卿號見齋晉江人正德庚午舉人受業蔡文

莊公官石埭知縣有惠政 温陵先正姓氏爵里

教諭蕭叔岡先生崑

蕭崑字叔岡將樂人從蔡文莊受易正德丁卯舉于鄉授淳安教諭尋補績溪己卯聘粵闈分試途次為濠逆所執欲降之崑慷慨言曰殿下違祖分干天命復欲辱義士乎竟不屈死 道南源委

方伯留朋山先生志淑

留志淑字克全晉江人忠宣正之裔年十八受業蔡文

莊之門一見稱其遠器未弱冠領鄉薦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温州府推官折疑獄快輿論擢刑部主事歷郎中以才望推守杭州浙有鎮守太監畢真者故寧庶人宸濠羽翼也志淑悉其匪測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真一夕構市人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意欲因而起變戕殺官吏志淑閉門不出第遣地方撲滅傳報諸衙官毋往看火數日濠反報聞真將發益急志淑提民兵伏門外與諸監司入見真曰知府造我反耶志淑曰無是也

第府中役從太多公心跡難白公宜散遣之諸監司競爲言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民兵盡執而置之獄奏聞逮真伏誅武宗率師親征宸濠且道徽州憲臣以志淑有幹濟才改守徽使備行在供億至郡止候駕丁夫罷民間諸所指備惟令人持直前途隨方隨時僱募供應公私晏然時有執檄從府中門入稱奉旨擒惡人其者志淑疑其詐令傳中醉之潛發其封白頭而已論坐如法徽郡大治遷湖廣按察副使尋轉布政司參政銅

盤嶺洞賊起志淑先察擒土民為藏匿若干人凡報賊者輒弗令返蹤是聲息不通乃令集兵以待指麾分道直逼賊壘月餘外給不繼賊困乃降歲大饑志淑自請行所活甚衆屬有腴田數百頃為水所決志淑按其地使人疏導之築堤植柳為固民呼曰留公堤歷補江西按察使逾月轉浙江右布使數日卒志淑才學兼懋疑獄剖折如流公暇會諸生學宮習禮考樂建尊經閣庋書

教士所至以學為政聲績迥異云子元復鄉薦善繼父志　閩書　通志　舊郡志　新郡志稾

教諭吳秉衡先生銓

吳銓字秉衡晉江人從蔡文莊學嘉靖初貢士授博羅訓導陽春教諭平居嗜學而持身以禮無惰容無偽言無私謁妄求取為學官集士有美質者親為講授夜則挈供具行視旨肴翁然勸興以疾歸咸思慕之蔡公元偉稱温陵人物謂朱簡庵鑑李木齋聰蔡虛齋清陳紫峰

琛張淨峯岳黃逸所孟偉林龍峯同顧新山珀林六川性之與銓數公雖名位不同皆無愧鄉先生也按閩書洪富傳富為諸生時受學蔡文莊之門人若吴銓林同二公今從洪傳增入文莊學派

僉事李筠溪先生墀

李墀字獻忠晉江人正德三年進士官終僉事王氏慎中祭之文曰肆公之學鉤深探賾孔孟微言義文奥畫宿師積疑渙然氷釋虚齋先正教人以易公早及門遂參所得師承原本文有法式師所著書公廣其刻傳于

西人施及遐側肆公之政善斷能聽始評棘寺讞審衡鏡色詞有揩徵以法令陟為蜀臬風裁獨正繩奸摘隱不事鉤鉅秉憲持體與御史諍坐此失官既去乃詠如公之蘊不究其施人莫不憤公善自怡葆光順和林泉娛熙老而益康介此純禧從以孫子實教書詩桑榆之景宴樂且宜壽豈令終靡有憾遺王遵巖先生集

長史楊楓山先生孟洪

楊孟洪字裕卿晉江人少補郡庠弟子員事虛齋蔡先

生講易得其微旨以易經領正德丁卯鄉薦明年戊辰會試春官入乙榜授江西寧州學正推所聞於師者以授其人無不信服丙子名為國子助教甫一年以懶菴足疾乞歸侍四年而懶菴歿服闋復為國子又六年戊子春由國子奏補德府右長史王常聽用其言府事多所釐正癸巳轉左長史時年六十餘矣屢求歸王輒留之至于再三王度其終不可留乃聽始虛齋門下士無慮百十人顧常愛孟洪言辭容止及論事之長謂其他

日必能為政其後所至皆以溫恭詳欵為人所愛重事有難處者為之剖畫咸中肯綮無拂於理而後行故終其身於事鮮有敗失尤仗義能濟人急丁夘赴秋試漳士有道死而無殯資者時且鬱熱人無敢視孟洪親為之殯以己貲助而遣之其在分寧寧庶人方起獄擿鄭山齋以南昌教授王某亦莆人也并擿之禁絶所與往來孟洪常使人問視其家人以是稱孟洪為長者晚作別墅於楓山葢有終焉之志嘉靖甲午年卒按王遵巖為雙泉處

士墓志云蔡虛齋先生高弟歙人楊孟洪其一也 張淨峯先生撰墓志

謝先生弘 附高鳳崘

謝弘高鳳崘安溪人受學于蔡文莊文莊字弘曰汝器字鳳崘曰瑞周必其嚮學之士惜其不名於時 安溪縣志

遺佚蔡鶴峯先生烈

蔡烈字文繼龍溪人少廩於庠往從晉江蔡文莊學文莊與語大悦比歸授以蔡氏太極圖解既又從莆田陳氏茂烈游語以心體流行于日用間要常見得參前倚

衡氣象遂大省悟即辭廩隠於鶴鳴山之白雲洞學者稱為鶴峰先生時年三十二郡守勸之仕對曰昔漆雕子自謂未信若某豈徒未信已哉實且未見也嘉靖癸巳以遺佚應薦力辭母老不赴御史李元陽檄府為建書院又辭不受忽所居之山如雷鳴者三日而烈卒烈初性剛方晚年充養和粹終日危坐非劇病無惰容其學一宗程朱以窮理力行為實主敬為要嘗游武夷山寓考亭精舍數日而歸曰脚根自此定矣提學邵鋭聞

而訪之談論終日蔬食相對副使柯喬嘗與劉談道體
潛天潛地烈徐應曰道固察乎天地而端則始於夫婦
若屋漏無愧則天地自位邑簿詹道請論心烈請論事
曰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豐學士熙謫戍鎮海見烈嘆曰先
生不言躬行其心醉矣朱提學衡稱曰力行好學老而
不倦漳南又一布衣也所著有孝經定本大學格物致
知傳道南録朱子晚年定論諸儒正論大儒粹言讀書

錄等書閩書　道南源委　漳郡志

孝廉黄先生鉞

黄鉞南安人孝廉也講學蔡文莊之門為東南弟子師閩書

教授蔡體順先生祐

蔡祐字體順晉江人三歳而孤其母梁氏艱貞守之梁見閩書閨閣志祐數歳哀不見父掩泣發憤稍長讀書敏記深研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文引每續出

與人說証喻參伍窮極條貫卒有要倫從田南山受蔡
虛齋易學既盡得田氏易復以新得疑義往質虛齋曰
我學如是最好朱文公家禮講肄行之其於作堂寢具
器服物品貧不能如志而意常合其造次必于禮度舉
鄉貢一赴禮部不第就銓養母得新寧教諭母艱服除
改海寧遷湖州學教授致仕祐所至教士皆悅附動變
其諭新寧時上官檄視邑篆省文書所宜施行上聞下
施且行且請不取邑中一物會其母病思笋有持餽者

遂受之邑人以為特事其自海寧徙湖士爭畫像乞留衣帶去湖亦如之子克廉閩書

姚德輝先生

姚闕字德輝潼浦人事實未詳蔡文莊曾與書曰古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人年且三十矣將奈何昔項羽之救趙也既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之由此遂霸天下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用勇直於死中求生如此是亦學者所當師其一節而

未可以人廢也漳浦姚德輝從予游將歸求予言以警其惰予姑為借粗喻之會見陳進忠其亦以是語之也

蔡文莊公集

郭文博先生

郭闕　字文博籍貫事實未詳蔡文莊曾與書曰承文博書拳拳欲得京師中好文字議論以為進學之助吾自到京一向匆匆未有可以答來意惟冢宰王公某舉朝士大夫皆以為方今第一等人吾頗辱其教愛時召至書軒賜

之談論間及書史多有可發吾人志意者因憶數段錄寄

錄第九段　曰公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廹廹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謂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扞格之患蓋識見既

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生等躬坐此病今日雖知悔前之失實蹈扞格之患矣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閱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此一段似有益於吾輩故詳録之按文博先生傳文莊易學授之門徒林坦齋文明林別見郡西林氏家學不另列學派焉蔡文莊公集　何鏡

洪元達先生

洪闗　字元達籍貫事實未詳蔡文莊曾與書錄其三曰

春秋胡氏傳夏時冠周月之說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每讀之覺其曲折費力終未能愜然於心或意經所書王正月者蓋謂時王之正月明其非夏時商時所謂正月耳謂自夏商以前便已有三正迭用之事矣夏啓聲有扈之罪云怠棄三正可見矣故夫子於春秋有王正

之文歟想王正二字亦有自來不必是孔子所立也錄其

四曰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當時又嘗疑之其說見春秋大全註云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耳愚謂據朱子說則周時之所謂春非夏時之所春亦明矣此說與今胡傳不同蔡文莊公集

訓導黃伯馨先生芹

黃芹字伯馨龍巖人喜怒不形端謹無惰從學蔡文莊正德元年以歲貢授海陽訓導身教端謹學者宗之郡邑有疑事咸就質焉以親老乞歸所著有易圖識漏易經口訣史圖纂要家禮易行等書 閩書 漳郡志

教授李碩遠先生世浩

李世浩字碩遠平和人敦樸好古少游蔡文莊門創家規正宗法脩鄉約建聚賢堂設義倉惓惓于和鄉睦族

以歲貢歷官寧波府教授士心悅服子文察字廷謨精思力學究心樂律嘉靖中以歲貢倅遼州廉介自持奏樂律解章數萬言上大悅令如議酌行授太常典簿終思恩同知閩書

丘省菴先生璦

丘璦晉江人受易蔡文莊著易說皇極管鑰諸書學者稱省菴先生子養浩官終都御史以風節著閩書

文學李君佐先生仕弼以下私淑

李仕弼字君佐晉江人善治經為諸生祭酒遠從伊洛近守文莊體裁自家淵源往哲學者師之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五十九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涵江陳氏家世學派

按丁氏三陵藁云昔在成化以後迄嘉靖間泉中人文盖斌斌然矣其一門諸父昆弟相為師友者則涵江陳氏為盛自太守敏菴公以明經起家時則有徵菴先生肩隨衽接高談周子太極之奥稍後紫峰出

益昌明其學為儒者宗而侍御見吾與南樓並執經授業翹然稱高弟諸先生造詣淵醇追古學者仕亦有聞於時徽菴雖少一第而晚歲學成德尊以其身為後進矩矱者垂八十年南樓為之從子獨以恂恂謹飭最得其歡及紫峰辭官侍養質齋公父兄子姪朝夕相從嘯咏其一門行義孚於家庭而文學推重無愧鄒魯矣再按陳氏先世家青陽山元延祐間碧溪公始遷涵江今為涵江陳云

陳徵菴先生洪壁

陳洪壁號徵菴晉江人世居涵江之濵兄洪載公舳弘治癸丑進士歴官髙州知府洪壁於舳為從弟其文字之雅為所深器大司成蔡虛齋先生亦加愛重蓋其平日刻苦工夫多在於易而於太極圖參同契人所難讀之書務鑽研而入其輿勤學到老而不得行其志布衣疏食安於草茅之下因以徵名其菴焉紫峰

先生集　閩書

侍御陳見吾先生讓

陳讓字源禮號見吾少從從兄紫峰氏遊傳其學紫峰以易學名讓以春秋名一時學者師之嘉靖十年鄉試第一十一年登進士授紹興推官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徵為監察御史當世宗既立迎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此有隙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閒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咒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

十百人都城駭動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氏羽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辨上意稍解而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讓得還職京師宴然當是時徵讓仁壽宫危而人心揺矣及興獻太后殂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山讓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悈交葬便上初覧奏怒甚投疏於地頃復取視曰此

言亦是於是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讓竟賜罷歸

里居日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及當世事惟地方利

病則亹亹為上官陳之期有濟讓為人剛方廉介見者

竦慄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出人信慕之上自

承天還猶問其姓名臺使者至閩輒疏薦而執政多忌

之寘不用家食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録先朝諫者贈

光禄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

行于世讓在臺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處劉東山及議祔葬二事尤人所不敢出者特著之篇

張氏儒林傳　曾承芳撰文稿序

陳南樓先生

陳𦳝𦳝字𦳝𦳝南樓其别號也少穎敏融貫經史百氏為文嚼理敷詞操筆立就時紫峰先生聚徒講學于紫雲寺授淺説通典諸經南樓黙記疾抄傳誦于人尤虚懷奬善見人文義有會于心者無論名下雖下于已者必録在郡庠取友以文學意氣相感摩有岱峰冠山二郭氏伯仲礜髦南樓引以為切磋之助北部郎林六川

未第時所交慎許可一叩其學知有淵源以其子象川使就學焉于時横經立堂下者不下數十人南樓升座肅講細繹經旨聲吐洪亮能使諸生竦然起奮至評駁文字一核諸理必取平易疎暢不貽奇詭恢張之説以故及門多所成達涵江自敏菴以明經起家徵菴肩隨衽接高談周子太極之輿紫峰出益昌明其學為儒者宗而見吾與南樓並執經授業及紫峰辭官就養好從杯酒嘯咏終日顧獨愛南樓雅趣與合然南樓終不以

同行故畧師弟之分雖頻燕見不異紫雲聽講時也卒時年四十七初弘正嘉靖間泉中人文蔚起其一門父子兄弟相為師友者涵江陳氏為最盛云按紫峰先生年譜載族弟文學良節與侍御讓同受業紫峯據友人徐簡之云閩涵江陳氏族譜良節即南樓云丁氏三陵犒撰本傳

陳德基先生敦履

陳敦履字德基别號静心紫峰先生子也生而剛方嗜學好脩嘗書先儒主敬窮理之言貼于座隅以自省弱冠從給事史笥江于光學易推高弟年二十補郡諸生

再試不利以紫峯家食戀戀膝下歎絶進取念菽水事親志不苟取友人侍御某曰德基至孝天成言不及勢利動不踰法則古心古行可於塵𡏖中求耶紫峰没後益以讀書課子為務其論學大都專主性命根極理本不喜為時尚詞華之習嘗語其子復曰孔孟而後惟周程張朱真蔡得其宗國朝自薛敬軒陳克菴胡敬齋陳布衣蔡虛齋諸賢之外鮮有及者近時種種新説為學大蠹兒輩無惑也一切佛老莊列之書屏勿視而於紫

峯遺集謂其源虗齋而述朱程窮編累帙字讐句校壽于梓即老不少廢已未泉中兵燹後遷徙靡定德基恐後世子孫昧其所自因脩譜為合族計尋覔祖墳而追祀之年八十餘手神峻整無論見賔承祭雖子弟必正衣冠見之嚴寒威暑無少頃惰容子復又以孝聞學能世其家云莊氏履豐為誌其墓曰陳氏潁川代以益貴人乃稱公㫁卿卿㫁長然則士君子所不墮其家聲者固不在區區名位間乎德基好學不厭好禮不倦耄耋

稱道不亂無慚乎紫峰子矣莊氏履豐撰墓誌

陳及峰先生敦豫

陳敦豫別號及峰紫峰先生季子資稟沉靜少即知學步履進退雅有常度年十七補弟子員從何怍菴受業紫峰下世敦豫逾弱冠哀毀骨立至性絶人彙聚紫峰著作旁搜遺軼並編次年譜梓行于世與諸弟子員告當路請專建紫峰特祠以發明羽翼斯道之美其立祀田脩家譜撫恤宗黨水旱荒歉闔民疾病者多方所為

惟力是視雖悍夫惡少望而敬愛之不義者惟畏其知
晚年充養完粹春溫襲人嘗曰學顧躬行何如耳豈必
講哉既棄去弟子員堅卧涵江之湄名賢述作朝夕几
案手抄性理全書稍增減之謂蔡虛齋所著易蒙引有
繭絲牛毛之精而人病煩紫峰先生所著易通典有渾
合未破之天而人病略乃以通典為訓箋採蒙引切要
為主意合名典引以藏諸家門無俗賓論文尊酒輒為
知己留連雅有豪興引觴浮白不以既醉爽度鄉先生

林泉川家與相近時過從為快嘗曰安得斯人消今世頑懦鄙薄之風云　何鏡山先生撰本傳

陳爾身先生欲潤

陳欲潤字爾身御史讓子也刻志聖賢之學正立危坐矩言法論不輟於口　閩書

督學陳紫峰先生琛學派

張陽和元忭曰自考亭朱子倡道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

之世爲最盛迨明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時習其説以獵取科名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虚齋陳紫峰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明正嘉之間又最盛再考虚齋之學方顯時士猶鮮能習其傳稍後紫峰出摳衣稱弟子於是虚齋得紫峰而學益尊今紫峰四書淺説與文莊蒙引並傳垂三百年鄉邦後先遺獻講明紹述誦仰師法者皆二

先生餘烈也然則有志先生之學者慎毋固陋薄淺
牿其心志如淨峰所謂務求之身心踐履之實以進於出
處去就之大節如是益見先生孝養之誠勇退之決其
紀綱乎彛常者厚矣李氏叔元嘗言前輩有及見文
莊者曰與虛齋先生坐半晷則胸中半晷聖賢也有
及見紫峰者曰紫峰表裏洞徹似青出於藍其氣象
可想矣先生與淨峰蔔江次崖並以正德丁丑聯第
其講學論道皆淵源於蔡子上溯紫陽不離其宗云

再按曾氏承芳王氏慎中爲見吾先生門人見曾氏撰見吾文集序及王氏撰見吾祭文林氏一新丁氏自申爲南樓門人見丁氏三陵藁莊氏士元爲蔡于省先生門人見李氏叔元撰蔡于省傳皆附私淑之列焉

督學陳紫峰先生琛

陳先生琛字思獻别號紫峰晉江人杜門獨學不爲茍同初受業於木齋李聰一日蔡文莊得其文于木齋所嗟異久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先生乃介木齋稟學於

文莊文莊曰吾所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嘗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督學江右請與偕行教其二子歸而設教學宫之傍與郡城之月臺寺四方從學甚衆文莊沒將十年先生舉正德丁丑進士初考官尹編脩襄得其文以語總考靳公曰造詣精深出舉業蹊徑之外此必陳白沙門人不則蔡虚齋也釋褐授刑部主事乞南得户部榷淮安舟税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闗門恣商人來往轉吏部考功郎會上兩

宫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嘉靖七年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起貴州僉事旋改江西提督學校並以母老力辭不赴村居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却掃一室偃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長之變古今興衰治亂之跡與夫世俗炎涼向背之態或逌然發笑或喟然太息時或縱步阡陌與農叟談俗敘故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灑脫超然物表為文

層層蔪蔪發性露光如危峰矗石枯條潤葉文莊沒道德行誼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初弘治間理學中輟虛齋先生起希曠之後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由場屋之業而入於聖賢之道及門之士率常數十百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其於反躬踐履未必能如其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鮮矣先生資稟明邁其為學先得大旨宏潤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功夫細密

意味悠長非一經專門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授之功不可誣也所記述以授弟子則有四書易經淺說二書其族弟御史讓謂文莊蒙引得聖學精微間有意到而言或未到及其所獨到則可以發文公未發紫峰淺說得聖學之光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獨到又可發文莊未發而先生猶自謂此訓詁之屬更欲門徒得夫勵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行古與之遊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所謂彌高彌堅者是以一時從學之士

多有洞視今古傲睨宇宙之懷先生歸養若干年母吳氏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後十一年先生卒時嘉靖二十四年所居後浦潮汐不至者數日士大夫間之相與嘆息有司為祀之學宮張襄惠岳誌其墓銘曰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于本原鍾閔非豐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又祭之文曰嗚呼紫峰一世人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胸有瀉落長江之辨論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為平

當

張淨峯撰墓誌　王遵巖撰本傳

備考

王氏遵巖曰嗚呼士敝於塲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牿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泛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賢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皇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義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騈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塲屋之業

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請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又云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令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

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絶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悢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

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埸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會心離去形迹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論其書者尚當有以求先生也與

何氏鏡山撰陳紫峰先生言行畧序曰紫峰先生既沒其學尊表於世祀學宮有年矣其孫復欲推明而大之以貽諸後命喬遠次其生平言行及當世學士大夫所尊重先生者彙爲一帙而爲之序序曰聖人之道大矣包乎天地而不見其元虛統乎萬物而不見其繁萃兼言之未嘗不精微言之未嘗不該其深入於性命者常顯於事物其博散於事物者常通乎性命後世名儒君子得其一指一歸發揮昌明之可以淑身而善人何其大哉後世之儒所發揮昌明其

一指一歸以淑身而善人者非有所擇之也其性有近焉其力有入焉而以至聖人猶渡津之有筏適國之有徑其理未始二也夫三代之世人共明一道士共脩一學則既無異同矣異同生於漢然所謂膏肓墨守者特以守其師門訓詁之傳非聖門安身立命之大端也而後世乃以膏肓墨守乎訓詁之說者膏肓墨守乎聖門安身立命之道夫聖人之道之不能不雜於異端也猶太空之不能不陰翳大道之不能不荆榛也所賴名儒君子羽而翼之使之垂光於中天

廓清乎四達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豈可有彼此之間哉君子之學動則踐履靜則涵泳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吾心之化工誠有以盡其廣大高明之量使之昭暢洞達其内無纖欲之可留則其中無一理之不存仁義禮智以為徵應孝弟忠信以為躬行皆其必然之效自至之符故日用飲食可以盡神化愚夫愚婦莫不與知能此聖人之道所以性命事物顯微精粗一貫無二而剖析其同異較論於毫釐者雖忘言可也先生之學

得之蔡虚齋虚齋之學宗之朱晦菴而所歸宿獨諳實在於此先生固不輕以語人世之尊先生者徒謂其高潔不滓光明無累亦未有得其精微者也至論先生出處之際則其肥遯不仕盖為太夫人之養而非以隠為高者令太夫人下世之日先生暮齡未艾廟堂一日用先生則又必有為世道之光者非但如斯而已也某生先生之鄉最後私有志聖人之道而不敢以語人間嘗竊取蔡虚齋與先生所著遺書及其平日尚論玩索盖

亦有年反躬内鑒不得其髣髴而先生之孫復以此相命遂擷掇先生所學之大要與其切近精實者如此嗚呼論先生之世豈特可以祀學而已以躋有宋諸儒俎豆聖人之廡可也

又年譜序略曰吾泉鄉先輩徳行文章氣節可謂盛矣最著莫如蔡虛齋陳紫峰二先生虛齋謹畣精微涵而揉之而不見其端紫峰光霽峻潔融而起之而莫得其跡盖虛齋聖門曽閔之徒而紫峰琴張曽晳牧皮之侣

也聖門而後具悠然温厚者莫如陶元亮其脱然瀟灑者莫如邵堯夫紫峰先生殆欲兼之先生自其布衣時則已允自矯厲入仕三年世利𤓰無磷緇告滿得恩以榮其母便掛冠歸養聲名特達朝命屢下堅卧不出卒奉敌水終厥天年林居二十餘載秕垢塵俗飲酒賦詩飄然有物表之致而卒歸之精義正學可謂風舉雲停鴻飛鳳立嗚呼先生於古人真豪傑之士矣先生冡子敦豫躬行實踐無媿先生嘗有志脩先生年譜而不逮

季嗣敦履屬稿未就先生冢孫復乃與同志考核論次又請蘇君民孚李君叔元重加削訂復使卒其業㫄皓首老大於虛齋與先生望之不得其津涯序先生年譜不覺爽然自失也

郡守黄孟偉先生偉

黄偉字孟偉同安人性敏而慤貌古心淳年二十三領正德庚午鄉薦自歉未學不赴春官更受業陳紫峰琛之門甲戌成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所治獄情法既得執

不可奪暇則讀道南四先生書溯顔昌授受微旨以自勵嘉靖初應詔陳九事皆切中治體出守南雄明禮教去淫祠罷不給之徵禁晝遊之女不以升科困羸民不以官税入私帑不以非禮阿上官甫三月遂疏歸老稚遮留不得以薦起改知松江府時張孚敬當國霍韜偉同年也造謁曰兄向者應詔疏語嘗及張公其私為解張公亦自知兄矣宜一謁之偉曰昨出墮馬今方病足未能也即投牒歸家居食貧養親日惟講學正家為事

丁艱三載足絶卧内晨興率子弟展拜家廟諸子或晏起斥跪庭中須拜畢乃去冠昏喪祭盡革舊俗鄉人顧化不敢為不義值郡歲大饑臺察請偉尸賑事偉旦暮區畫食寢幾廢及竟以劇瘁卒郡守以偉及李源田嵓立坊以旌之閩書 舊郡志 新郡志 清源文獻

行人傅廷濟先生檝

傅檝字廷濟南安人正德辛未進士祖父凱父浚相繼登第檝年方冠有文學授行人司行人志尚瞻然時浚為

山東鹺司同知先是樾母没父繼娶王從之官私其二
蒼頭浚未及處分而暴死訃聞樾疑其遽也奔至察所
由則二蒼頭先期遁矣樾痛憤秘不言每哭輒嘔血數
升義不與王共居宅㸔求者久之一人傭匿德化深山
巨姓家微行至其所謂曰聞君家一人力作可出見之
奴出樾曰是也有罪然不可靣數君幸且入則出袖錘
破其顱立殺之而其一不可迹喪葬畢慟而矢曰父讐
尚在曷為人也迺狂易出次于外裂衣冠屏妻遠子晝

暴烈風日中夜則寢地以為常垢面穢骸故不為訾省
㝵或致讐而甘心焉親戚知友見以為真狂者也而侘
傺之懷時發之詩歌及文辭黏坊市門壁間若顛若醒
陰自見志云其遇迅雷爍電中夜則興正衣冠拱立武
宗哀詔至則具衰杖朝夕臨終期始釋服至其子死不
哭也或問之則曰吾不能子而敢為父乎諸父不忍其
痱也屢請歸舍竟不可既而王氏死廼歸又十五歲卒
蓋自廢自謫自創自罰者三十九年萬歷己卯翰林習孔

教司理泉州榜其廬曰苦節純孝 越章錄

教授蔡于省先生黃卷

蔡黃卷字于省晉江人嘉靖二十年以貢授睢州訓導擢汝陽教諭貧士十脡悉捐之薄俸所入又推與貧者共之約諸生講易期以昧爽士爭佩習教汝陽士亦如睢兩地人文鵲起南太宰趙賢及吾郡太守孔惟德其最注意者以唐藩教授歸為鄉表正孔惟德守泉自答禮外無他謁孔朔望及門且語所知曰吾師何無隻字見教寄聲曰但願君侯

愛民如子老夫聞教已深矣永寧城陷將坐指揮王國瑞重辟則曰法無可貸情有可矜孔乃從末減指揮齊金謝愕然曰吾為理爾為利耶峻塵之當孔踵門時請以師道前席而三僚俱隨太守小凳隅坐貳守即周道光及周代孔守泉仍敦請為正賓衙門忘人之勢而郡有司亦自忘其勢若此初黃卷受易於陳紫峰精諳其旨善以妙義教誘後進莊氏士元亦傳其學云李鹿巢撰本傳　閩書

州守王紫南先生承箕

王承箕字維肖別號紫南南安人少竒頴父疇官廣文闕小軒延紫峰陳先生訓督其中承箕禀學惟謹授易講解輒了奥義弱冠補諸生讀書以宋箋為宗以子史宏覽博極為詞人冠嘉靖十九年領鄉薦久之授沅州守時年已五十餘矣沅州政多可紀何公鏡山為誌其墓稱其約己裕民庭無暮金性坦直不陰附上官意幾三年解組歸家近紫帽之南故號紫南壽八十二子十有登科目應篤見何怍菴學派

御史曾美遇先生承芳 以下私淑

曾承芳字美遇惠安人嘉靖丁未進士授鄞縣令時倭擾江南海濱若岩諸旁邑多被陷而鄞縣獨完詔賜金幣擢爲監察御史烙馬順天行裝三夾而已時呼夾版御史以疾歸卒

按清源文獻公撰陳見吾先生選稿序云吾溫陵陳見吾先生以直道節槩表重當世雖厄塞廢退不盡宣其用而道業文章巋然一時學士大夫咸亟稱之余從游垂十餘年方欲從公棲遲相與論文於涵江紫亭山水之間比余乙卯謝病歸溫陵公則宛然長往矣公之子爾身懼其遺緒弗宣梓

其選稿凡若干卷委序於余云觀此則公於見吾在師友之間故附之紫峰先生私淑之列又按公之弟偉方號蒼巖與李孟誠何鏡山講德論學亦以志節文章著見泉郡志藁不另錄焉

郡守丁槐江先生自申

丁自申字朋嶽晉江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進郎中出守順慶三年調梧州性嗜書南中閒曹無事多購古文奇書昕夕繙閱宦游邸舍載書自隨為文出入歐曾之間居官以振救平反為主順慶困採木之役閭里彫敝緩征寬徭戶有逃亡者覈除之歲饑富人

閉糶夜數十人刼取其粟官當之刼盜律其實婣也自
申曰是爲親相盜况閉之糶固可貰矣遂從末減龍州
夷酋爭界相讐殺奉檄同保寧守訊之保寧守請具甲
冑以從自申单車抵其壘酋惶恐囚服謝罪及至梧梧
爲督臣開府鎭百事蝟集闕决於守應之如流會大勦
猺冦將領掠平民爲功俘至令妻孥自識别驗實縱還
諸所全活無筭自申所至以循良稱而性抗直耻爲婀
㜸態其僉事子上舍生託省覲來順慶頗通所屬餽遺

自申弗為禮曰君子愛人以德耳監亭令受賕事發有力者為居間監司亦陰授意指自申不為動竟按致之法故於上官多迕云歸而杜門讀書譔述益富扁所居曰希鄴所著有三陵稿子日近孫啟濬見科目志李文節撰公墓志云吾郡中先輩士大夫田居讀書慕古以著作自命遵巖王先生而後惠安李抑齋愷同安洪芳洲朝選而槐江先生相繼起再先生為南樓傳自言髫年嘗供洒掃之役過辱與誨今附之南樓學派焉李文節先生撰

訓導王閒齋先生疇以下交友

王疇字體範號閒齋南安人世耕紫帽之陰弘治中以貢授常寧訓導棄官不仕與陳紫峰友契其讀書多實體處王遵岩目為今之仁人自幼至老無惰容與人推誠無猜其祭紫峰文曰大道久荒正人希濶談理學者多隱僻而不經張氣節者每詭異而無實求純粹無瑕而高明不累如吾先生者天下鮮矣先生之未仕也著書

立言剔髓入神深而明微而顯其既仕也不為勢誘不為利奪兩京郎署各著清苦之名再起儒宗不易終養之孝論者謂先生有渾雄之文章不知先生所以開來學者有出文章之外謂先生有恬退之高節不知先生所以立大本者不専在恬退之間也蓋先生平日之心不求人知惟求天知不求同俗惟求同理故其功名不必大顯天下而教澤垂後世其特立不必盡悦當時而行誼擬前脩又曰先生未遇時讀書子館著述三年疏

粥共歡如兄如弟既仕之日往來書問以陳情共隱為
教告歸之後時常携手秀林之麓紫帽之巔談吐生平
盖相知者四十年而吾兒承箕又荷先生教育云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一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通判蔡東洛先生潤宗學派

何氏名山藏言虛齋與陳布衣陳紫峰羅整菴諸公皆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躬脩君子也虛齋身自力學而教人恒循舉業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今考諸門徒講說踐履確循絜度

無軼師門宗旨其篤信好學者歟再按恭肅黄癸峰諸公皆經先生指授為世名臣其為學卓然儒者準繩而恭肅於諸經皆有論述前輩嘗言吾鄉自蔡文莊而後行脩學富必推黄恭肅淵源有自來矣今錄其著者載於篇

通判蔡東洛先生潤宗

蔡潤宗字克昌晋江人好古力學作止起居終日嚴肅受蔡文莊易學轉授生徒學者師之尚書黄光昇蔡克

廉吏部梁懷仁傅夏器其最著也領嘉靖四年鄉薦除餘杭令節約里甲勸民務孝弟力田刻所著四書講章易學正言以教士左遷寧國教授擢南國子博士以父憂歸服除補北京出為建昌府通判尋稱老乞歸杜門養恬家無擔石充然自得不屑求人足跡未嘗及郡邑監司守令往往造廬加禮間一出接終不及門報謝士大夫益以此重之閩書 郡志 新郡志藁

恭肅黄葵峰先生光昇

黄光昇字明舉别號葵峰晉江人父緩接蔡文莊學派光昇登嘉靖八年進士為吏部選人即明法律書數考論國家掌故授長興令理煩治劇紀綱肅然擢刑科給事中以艱歸服闋起兵科以剛介不阿時相出為浙江僉事遷參政修築海塘以收水利歷廣東按察使時海寇為患光昇下令能捕獲者與所獲財物寇遂息安南莫正中與莫滋䇲爭立敗而來歸其酋范氏潘氏以兵攻欽州索正中殊急光昇密授主將俞大猷方畧伏兵

挫之二酋奔浤翼斬之以獻尋率其黨聽命安南以安

已而復有討定猛黎及俘新會賊功遷右副都御史廵

按四川疏止採辦丹砂麩金及匀停水陸郵傳歲省民

財數十萬會建三殿需巨木市鬻有法不須加派工成

擢兵部侍郎總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討叛苗撫降二十

八寨名入工部尋進南户部尚書嚴嵩竊柄政以賄成

諸督撫無能徒手保位者光昇自疏議外絶不為私交

時光昇著廉名且有督木撫苗功嵩亦採輿論以艱鉅

相昇意不能無望也嵩敗華亭徐階雅相知遂力推轂焉自南京入長司寇時世宗暮年譴戮不測階與光昇斡旋調劑求生法外寓生法中良亦有獨苦者所讞楊選嚴世蕃海瑞三獄委曲平停得從寛減給事中沈束以言事囚繫十六年光昇疏乞蠲宥有旨放為編民光昇在事久屢欲告歸華亭固挽之曰藉公清德以風庶僚比華亭為髙拱擠去光昇亦請老家居隆慶四年召為南京刑部尚書髙拱以内閣典銓㗤私人用稽命論

劾竟罷還里公賦性剛毅自縣令至司寇所至訟獄得平引大體達情事生平論學一以考亭為主重實踐而擯玄虛故其褆身居官確有榘矱筮仕四十餘載未嘗以寸楮尺帛濡跡權門先世田廬之外無所增拓食不重味衣不襲帛里居謙退約飭宗族屏絶紛囂日惟焚香著書矻矻終老弗懈卒年八十一贈太子少保謚恭肅著有四書紀聞讀易私記讀書愚卷讀詩蠡測春秋采義歷代紀要昭代典則陶集杜律註解數百卷藏于

家而讀易私記學者尤尚之子喬棟事父至孝以廕授臨安知府有廉名著十二經傳習錄讀書管見按公為司寇時

所讞三獄當時衆論未允而擬海剛峰子罵父律尤貽物議今細閱閩書公本傳云海瑞為戶部主事嘉靖末上疏直攻上身上怒甚讀之至手顫已感其忠留中月餘尋疾甚逮繫之下旨內閣罵瑞詈君不絕口光昇擬子罵父律以進留中未下會上崩得釋蓋上天也而又聖躬疾甚當其怒時至不可忍孰謂先臣而後君不擬重律進者上怒瑞瑞立死矣寧少安上意俾就長繫寬解或有日蓋其用心之微如此當光昇之為刑部也世廟在位久雄斷淵衷羣臣無能測要鱗之僇其時三尺未易直伸而衆喙復難盡置光昇委曲平停求生法外寓生法中良亦有獨苦者此段閩書叙述獨詳可見恭肅之出脫剛峰處在此傳云父有爭子以子原有諫親

之義也引此以斷其亦前輩委曲之苦衷乎論世者自有所考云　舊郡志　閬書　黃文簡撰行狀　道南源委　新郡志　通志

吏部梁宅之先生懷仁

梁懷仁字宅之號學泉晉江人宋文靖公克家之裔九歲而孤嘉靖四年年十六舉鄉試八年登進士懷仁有異質敏慧絕羣周歲識字三歲誦書四歲善草書吟詩至子史經傳無不能讀時翕然稱曰神童既登名禮部人視其文章翰墨如璠璵結綠一時希覯片言隻字必

爭取珍藏之初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方鍵户讀書覩志慕古閲三月卒士大夫莫不嗟痛之所著有國朝功臣年表讀史日抄詩文數百首　舊郡志　清源文獻

吏部傅廷瓚先生夏器

傅夏器字廷瓚南安人年二十三登嘉靖辛卯亞魁不第久之發憤為舉業之文歲置甕几下投所作文歲終展視甕為滿矣嘉靖庚戌會試擢名第一廷對抗直指切權要嚴嵩覽而惡之尋遣人招致門下拒不可以此

不得入史館除儀制司主事從光祿丞改吏部稽勳郎中與其長不合拂衣歸即所居坂田之野灌田以自給絶跡有司之門郡人高之少專心易學既登賢書沉酣於六籍百家二十年制科之文傳誦海内卒年八十六著有文集四卷新郡志　參墓志

提舉黃仰槐先生廷揖

黃廷揖字才遠號仰槐晉江人少受易學於蔡東洛易愧虛二先生丙午鄉薦授浙江處州推官在郡精心讞

獄歷湖廣均州守時嘉靖末年禱祈祀事薦幣設場無虛日廷楫虔躬應之禮有敘而民不擾旋左遷貴州斷事至則兼署郡邑纂聲績復自衰然擢雲南提舉甫及期遂掛冠廷楫歷官五邑以名義自持性孝友甫七歲父槐東公沒於齊聞訃哀踊識者異之性好書晚慕趙特峰家學假所纂之書錄之至忘年云　何鏡山集

運判林龍峰先生同學派

陳氏儲秀撰公傳畧曰東山林公龍峰余少慕其學

而公已登仕矣壬辰始得會公京邸見其于于然瞿
瞿然若無足甚異于人及叩其論吐領其緒餘則皆
於虛齋易學為獨得其深三為儒官而志不懈一任
鹽職輒以沙城之事乞歸甘心寒氊之薄而不能一
日苟安於利賄之地公之志誠有所不為也而其不
能以大有所為者非固薄夫富貴功名而不為也葢
欲以道德處於富貴功名之間故其進也無所求進
而知有所重也其退也無所利退而不忘於所守也

顧未能大有作為而竟其所學然以身而不失乎出處禮義之中而足以興頑起懦于時進無所媚以求用退而不失義於其鄉公之學誠為有臻于實用矣

運判林龍峰先生同

林同字宜正晉江人自言初受學李雁山雍方知趨向既隸鄉校從蔡虛齋學始知本原鄉後進若洪新齋陳訒菴林六川陳見吾皆師之弘治十四年領鄉薦授樂陵教諭丁外艱服除補丹徒復丁內艱服除補萬載擢

金華教授所至以平生所傳習者為諸生講明午前生員午後俊秀早晚有常寒暑不倦其于廟廡神案必致清潔祭祀必極其誠廵按唐龍學使邵鋭大加嘆賞邵出視學同舉諸生迎見長揖不跪邵甚喜之名諸生進講則文義敷暢知其勤于訓諭既遷教授臨别嘆曰如公真德浮于位也典試湖廣陝西所得悉知名士陞兩浙運判清公自守不刻不濫商竈皆悦嘗觧鹽稅至太倉除充邊外積羨千餘吏謂例屬解官同不納盡白貯

部帑内閣張孚敬家處海上亦竈籍也海上士大夫懼海賊時至共言孚敬議即瀕海一帶築沙城二十里駕言灶丁沙地摧崩宜築城為衛者張以告浙省當事諸公莫不唯唯運使問同同曰築沙城士大夫欲之若灶丁者未嘗欲也費且不貲奈何專之於是立案堂下彙具二紙或願或否令各畫紙已而無一畫願者遂報罷于御史會張亦罷相御史如同言居兩月張復名入御史大悔遂劾落同官乃張竟不行御史言而同乞歸矣

同弱不勝衣而內養充完節概健勁吶不出口而講論道德性命極中肯綮里居薄田自給課兒孫讀書約以義方搆祠堂脩譜牒閭閈有鬭者質以一言而解時與野老相聚談民風農事卒年八十六所著有正學蒙引龍峰遺集龍峰其别號也 舊郡志 新郡志 道南源委 閩書

推官易愧虛先生時中學派

按愧虛先生之學確守文莊榘矱誠奉一先生之言者及門王公遵巖時稱高弟世有疵議者謂公亦雜於

良知之旨考公去虛齋先生未遠如淨峰次崖諸先正公皆與往復辨論其撰紫峰行狀敘述蔡氏淵源亦無軼師門宗旨至同時如呂涇野魏莊渠諸賢公俱與造膝相從致書願見皆欲證其平昔所聞以為端的曽與莊渠書曰自得見君子以來廓若發矇始知正學之有所在而此生之幾於虛過奉以周旋時有警省不敢喪已於流俗之中溺志於技藝之末耳夫涇野莊渠皆彼時論學所與為正宗者也公之心折如此豈如龍溪諸賢

專言超躐徑悟者大決藩籬而不返者哉附先生於易
氏之門者見鄉邦典型未遠緒言派別尚有可稽云

推官易愧虛先生時中

易時中字嘉會號愧虛晉江人初從蔡文莊學厠於末
席文莊方講知言養氣之章時中舉以詰質酬應有條
理文莊首頷之年四十舉鄉試已蔚然為碩儒授東流
縣教諭隨材導接為諸生開說諄悉邑人御史宋邦輔
強直廢居條十二美贈之自謂無愧辭陞夏津知縣邑

故寡訟時中曰吾至將多日坐堂上屏隸偃扑民有事具來吐實還以曲直鞭牘都弛重者撻遣而已胥爭來言訟遂多矣齊東故習州縣吏事中丞御史監司奔伏如輿臺時中雍容跪起用下士事上大夫禮有御史作威輒忿詬曰易某侮我或以謂時中時中曰以禮事上為恭非禮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吏部名試臺諫以年自實不就除順天府推官都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時中窮竟之有為胡釋憾者謀中以

他事時中方念母遂乞終養歸夏津人繪像祠之林比部瓊實書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為比既終養道出山東夏津人聞舊邑公還牽攜數舍迎舟曳挽羣持棗栗脩脯以獻歡聲載兩涘至别有哭失聲者時金陵王公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為之嗟嘆賦詩有斯民信是同三代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室奉母母年九十一而終時中七十矣毀不勝喪宗黨稱孝焉時中形癯神清温恭而莊和氣溢於面目語不華蔓無悅人

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子也時中學專一家不務該泛間語王慎中曰某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孤陋時中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修質反約為功殆以徹辭訓其徒歟 閩書　王遵巖撰行狀

主事尤見洲先生麒

尤麒字國楨别號見洲晉江人少有大志篤學力行初受業易愢虛先生之門領鄉薦就選山東武城縣尹治

當孔道流移轉徙幾不可為麒至問民疾苦條罷不經之費與民休息抑豪强治巨猾一時善良賴以保全折獄多平反每事惟存大體不務苛細與今所稱能吏善逢迎上官意者不侔矣以治行優異行取北上圖書數篋選授戶部四川司主事赴官卒

清源文獻　閩書

郡守田南山先生學派

按何公鏡山為田氏族譜序慨採輯志乘者多湮没俊彦特標出數公冀後之考論者有所據依田南山先生

其一也今尋訪學派附後并錄何公撰譜序入備考内使後人知公闡潛表幽之微旨云

郡守田南山先生嵓

田嵓字景瞻號南山晉江人生而俊穎不凡嘗與顧新山讀書城南精舍精思黙契深造獨詣人多有不能及者時蔡虛齋倡道東南嵓授易最早成化丙午領鄉薦明年上春官落第卒業成均司業劉震邃於易者試其文驚曰學有淵源文以理勝易其深乎命諸子弟師事

之一時聞人如徐翰林穆宋都憲冕相與切劘學益宏肆名重京師登弘治六年進士第得賜告歸省與弟均州君崑講學於資壽寺正以率物因材施教凡及門者皆有造泉士多爭師之初試南京户部主事榷揚州北關以廉謹著擢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尋陞湖廣寶慶知府岷藩校卒獷悍崗馭之以法戢戢斂畏歳大饑發廩施粥全活者衆楚地多閒曠崗發金鄰郡糴麥數千斛教民樹藝麥秋至民相語曰生我者田父也以親老乞

歸養事父母愉婉篤至晚復不喜紛華築室城北與歐陽石室相望鑿池植柳靜坐終日息機養氣如禪定者鄭司馬山齋嘗謂廵按聶君曰吾榜中求道德文章正氣人物如田南山何可多得其為名流推服如此在林下二十八載徐給事文溥等咸疏其行義於朝屢徵不起嘉靖戊午奉詔進階亞中大夫江南王郡守士俊監善俗華表以風鄉人云顧新山集

郡守林羅峰先生墄

林珹字時獻號羅峰晉江人世家陳江之塢為人重厚樸茂言若不能出口而敏慧内通於書獨善悟初從虛齋高弟田南山受易學有聲儒林虛齋器之曰吾泉後進其在斯乎登弘治丙辰進士試政兵部乞歸侍養後就銓授寧國府推官政稱平恕一日忽心動已而果得父坦夷翁訃人謂誠孝所感服除作堂居第之東扁曰萱室意終事母母不悦曰人子之孝親顯親揚名而已若父未封而没奚孝珹乃赴銓補温州推官旋丁内艱

服除銓部以寧國之民思之也復予寧國政成入為戶
部主事轉員外郎時有宗戚奪民田搆訟二十年不決
部使者莫任瑊奉命即訊歸其田於民還奏稱旨晉陝
西司郎中出知江西饒州府適姚源兵戈之後生理凋
悴公私廢弛瑊曰今日之治在德不在刑去煩苛崇寛
大恤疲困日夜拊循其民而㖟休之加意學校時以德
業課諸生差其賢否而施勸懲士益勵進正德己卯宸
濠叛宣言過饒士民洶洶欲逋去瑊曰彼以虚聲喝我

也無恐戒所部團練義勇嚴備時偽檄交至間諜踵於郡邑弗為動已而賊竟向九江南京不犯饒陽會御史王守仁檄至郡提兵赴難克復藩城奏捷有金綺之賞旋有達官干以私弗可遂為中傷去官無愠色至家杜門不入城市晚移家郡城之東南作羅峰書舍於宅第之東以圖書杖屨侍老珹深况有度喜愠不形端坐竟日無惰容親朋羣聚不聞嘲謔之語性孝友奉身甚薄樂周人之急歷官二十年所至留澤惠去有遺愛無赫

赫之名去後民常見思獨立無朋任真自遂或以此取尤置之不校惟相知久處者乃知其忠厚正直可方古君子云林次崖先生撰本傳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一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二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孝廉王一臞先生宣趙本學先生建郁林雲衢先生福學派

按一臞先生為古愚趙先生壻而虛齋蔡先生門人也考本傳并林氏次崕撰文集序皆載其高明之資能發明師旨其所心許往復者林貞肅黄蓮峰顧新

山聶雙江一時名德也曾為一峰書院山長所造士亦多今考門徒僅見月洲兄弟餘寥落矣李氏杜為俞盂江都督行紀載先生與趙氏建郁林氏福皆得虛齋易學之藴而俞氏大猷為三先生門下士雖以武畧顯著實儒林中之傑然者也今錄附之

孝廉王一臞先生宣

王宣字子鍾晉江人生而廓落豪邁薄於勢利受業蔡文莊之門持論正大確守師說間有所發明嘗論學者

合朱陸為一便非真知蘇子瞻之文精神氣骨剛而無餒其極詆新法為小人所忌惡瀕死不悔合於孟子養浩然之氣朱子以蘇張擬之未為確論領弘治十七年鄉舉會試不第遂養親為志終身不復應舉郡守顧可久建羅一峰書院特延主教事林次崕稱其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絕俗之行不混於塵俗薦之於朝不赴卒

道南源委　舊郡志

趙本學先生建郁

趙建郁字本學別號虚舟本宋宗裔世居晉江為蔡文莊高弟結廬鍵户悉心著述著有周易學庸説杜詩註參同契釋且謂昇平日久人罕知兵因即易演為陣法彙集韜鈐内外篇凡七冊解引孫子書凡三冊藁就封識以俟其人都督俞大猷往受學焉閩書

林雲衢先生福

林福字雲衢晉江人事實未詳按王氏愼中祭雲衢文曰披褐而玉在懷尚絅而錦為衣含真藴以内足胡外

物之可希偉哲人之高尚豈世網之能羈藏道德以阨
窮厥心亨而志違抱遺經以俯仰每朝哦而夕披鑽有
堅而必入探無賾之不窺時發揮於口頰飄玉屑而紛
霏愚入由之智出靡往莫不實歸邁年齡猶不倦獨懷
此其何之嗟及門之吾黨辱刮視而提攜遵所聞之不
及力歲冉冉以漸馳悵儀型之一失將日遠而日非李
氏杜爲虛江行紀曰泉中一臞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
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一時名師博雅方正受易蔡虛

齋先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孝仁義之與趙先生常即易以行兵家奇正虛實之權俞虛江皆師之云王遵巖集 清源文獻

武襄俞虛江先生大猷

俞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晉江人大猷貌樸辭蹇忠誠自許動擬古人少好讀書為諸生時從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得虛齋之傳而本學能即易行兵嘗謂兵法之

數起五猶人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為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劍家貧屢空意常豁如父歿棄諸生嗣世職舉嘉靖十四年武會闈第五人時毛伯溫征安南上書陳方畧請從軍擢正千户守禦金門用儒飭治二十一年會敵入山西詔天下舉武勇士御史上其名兵部會伯溫為尚書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名見論兵事大猷屢折鵬謝曰吾不當以武人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大用大猷辭歸伯溫復為請授汀漳

守備涖武平作讀易軒與秀士講易論文而日教武士擊劒連破海寇康老等俘斬三百餘人陞廣東都司僉書平新興陽春恩平陽江四縣峒寇二十八年閩海寇張甚巡按朱紈奏遷福建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叛將范子儀入寇欽廉兩廣巡撫歐陽必進奏留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累日乃單騎夜半從間去用舟師邀擊俘斬千餘級子儀遁還檄莫浤翼捕之函首以獻事平嚴嵩抑其功不叙但賚銀五十兩

而已是年瓊州五指山諸黎共反必進復檄大猷討而

朝議設參將於崖州即以大猷任之擒斬賊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必進納其言大猷乃單騎入峝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三十一年倭寇浙中諸郡急遂改浙東參將提督王忬議招撫大猷曰明公督師滅賊當堂堂正正為天下先大猷請用閩中樓船為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

寛入海擊賊敗之乃議逐倭當用樓船出海與戰整搠河船防賊入港計數年之費為一大舉勢可盡絶忬用樓船屢破倭而整搠河船之議竟不行三十四年陞南京副總兵時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能討總督張經欲急戰大猷謂急擊必不勝宜調楚粵兵劉之兵未至朝命侍郎趙文華監軍怒經不戰劾其玩寇項之兵集大猷大破賊王江涇經亦用河船計多獲賊復敗賊陸金壩奏捷未上文華劾先至世宗大怒論經死大猷

奪職會倭至日熾公卿臺諫皆薦大猷可用明年起為浙直總兵連破賊於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諸處移鎮定海乘雪焚舟山賊巢進署都督僉事復署都督同知海上無警者二年而世宗怒王直為倭嚮導必欲得而殺之總督胡宗憲使人誘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大猷不可宗憲竟使鏜迎直既至下之獄俟命倭怒宗憲紿之其黨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船入閩閩巡按將劾宗憲宗憲

委罪於大猷旨逮詔獄軍民大譁大猷笑曰吾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至京都御史周用避正堂館之諸御史皆來會曰公之功高我輩當為上言之徐相階亦為保持得發大同立功大猷謂倭東南小醜耳北敵乃不決之隄欲自見生平而勢位未可為乃陳於總督李文進製獨輪兵車止可營行可陣推挽上下强弩神銃能擊堅及遠而簞笰龍盾敵弓矢弗能加也文進試之用車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敵數萬於安銀堡遂以其制

聞於朝京師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會湖廣廵按黄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不宜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詔授鎮草叅將四十年劇盜張璉聚衆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十萬復以為南贛叅將督兵進勦時三省尚屬胡宗憲節制悔前失一聽大猷之所為連戰皆捷璉就擒諭散其黨不戮一人乗勝攻林朝義殺賊二千級論功賜金陞副総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尋進総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以

善後朝議增置平遠一縣四十一年閩山海寇無慮數十萬巡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廣江湖數道命未下其冬倭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與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時海寇吳平與倭通諸山寇亦起詔使閩廣會征久之廣兵不至平遁去御史論罷大猷總督吳桂芳疏言大猷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遂得留乃分兵五道征之俘斬萬餘會古田酋韋銀豹黃朝猛入廣西省城刼藩庫殺參政桂芳復請用大猷詔

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為隆慶二年時總督兩廣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軍破敵而繼綸者張瀚復疏留經略海寇大猷謂當造舟募兵於閩瀚曰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腫遁將何之明年舟成旬日三捷賊首曾大本就擒兩省論功皆居首乃移征古田以十萬人分七哨誅朝猛擒銀豹破堅巢百餘上功於朝改縣為州隸南京都督僉書旋移鎮福建會副使鄧之屏撤禦倭兵以討彭湖倭突入烽火寨

殺把總御史論大猷坐免官大猷終不言之屏時綸入為兵部尚書大猷貽書曰某生平志在塞北而見用江南垂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公許我大受此其時也綸疏起為後軍都督僉書以大同制車法上之朝曰禦北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輚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小戎俴收即車之扁小者俴而收之也葢取其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屬皆可具焉時王崇古協理

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適綸
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亦乞歸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
大猷在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甲
邇以為實脩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
鎮俗東晉風流或亦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
數十家平生推奬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
風薦軶不遺餘力李氏杜曰公為將未事之先則必周
萬全之筭既事之後則每垂悠久之慮其周萬全之算

以底事成績則古之名將葢多有之其垂悠久之慮以勘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也於安南瓊黎東倭北敵三苗五嶺皆有善後之策可百世因之葢得易先庚後庚之意文王之所以治蠱者也固守宋儒傳註不為他說所易闢佛老之論疾之如仇不與原讞非若於他無大利害得失者心雖非之而口不諍也直截簡易灑落快濶不為町畦畔岸畢已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視死生若寄興替若環横逆不能干憂患不能

入也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寧人負已無
已負人力以忠孝自任老而彌篤譚氏綸嘗與書曰節
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
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又嘗疏薦於朝曰大
猷秉仁懷義篤信好學老成持重口不談功心惟在國
衆言並起順受不辭事勢難為慷慨獨任吉甫方叔趙
充國郭子儀之流亞也世以為知言所著有正氣堂集
明史 清源文獻
及劍經行世子咨皐官福建總兵閩書 新郡志彙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二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三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僉事林次崕先生學派

按先生未及蔡文莊之門所學皆文莊之學也正嘉間王學紛披專講良知之旨先生與凈峰諸公獨守師說所著朱陸異同之論可為後學折衷至批摘王學誠不遺餘力矣其時溫陵尚有王氏用汲三山鄭

氏世威江右羅氏欽順皆與餘姚納鑿而羅公尤與先生往復稱同志先生之徒其著者洪氏朝選張氏應星而洪為先生之壻鄭汝德謂其得先生之教為多云

僉事林次崖先生希元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世廟登極條上新政八要大畧言君道急務在勤正學親正人而朝廷大政在息中官機務罷

中官鎮守所以清政本塞亂源通政司辦事接本進士周祚言頃來章奏紛紜莫有如希元所陳者乞省覽施行下所司議上優詔嘉納之其後天下鎮守內臣悉罷先生啓之也遷寺正與堂官陳琳執議刑獄降泗州判泗大饑朝廷發內帑賑濟先生悉心推行有嘯聚五百人單車往諭皆解散適巡按劉御史醉而待先生稍倨即棄官歸後方獻夫霍韜薦之起為寺正陞廣東按察僉事奏屯鹽欵要及荒政叢言上可之通行天下改提

督學校申明學政訓士務在闡繹經傳剔冦王基作亂時先生署按察篆督率府衛兵指授方畧討平之陞南大理寺丞世廟特簡用之上王政疏為目二十有一三載改北京十三年大同軍叛殺主帥閉城先生上疏請誅之朝議竟從撫明年遼東兵變窘辱巡撫先生復抗疏極言往者大同姑息以生輕侮之弊上責其妄謫知欽州欽接壤安南土荒民寡先生悉心經畫拊循之會安南不貢朝廷方議征討擢先生海北兵備道而先生

上六疏主必征之策與當事所議不合罷歸然其後安南惴惴歸命盡復四峝舊地論者謂先生之議足以奪其魄焉先生慷慨鯁直讀書遲鈍而刻苦不懈研理釋文極其精專束髮以來慨然有志當世一入仕路執其所學用之經濟直以唐虞三代可追晚年退歸無日不以讀書解經為事其學專主程朱嘗恨不得及虛齋先生之門於良知新說尤所不喜晚復叅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己見曰更正大學經傳定本并

所著四書易經二存疑疏上之且乞勅改正頒行竟以此削籍然至今存疑二書學者宗尚不廢焉行狀舊郡志新郡志　蔡氏獻臣撰本傳　閩書　道南源委

巡撫洪芳洲先生朝選

洪朝選字舜臣一作汝尹同安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出榷稅北新關課額既足便開通津梁恣往來不復問事竣督放倉儲諸所規畫皆為後式一日思所學未足上疏引疾客毘陵就唐荆川順之講學一年

始歸又就王遵巖慎中上下議論久之充然有得起為南吏部郎出督學四川以公嚴校士素不為嚴嵩所喜而徐文貞階深與之嵩敗遂以山西祭政名入為太僕少卿尋進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旋加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戊辰入為刑部侍郎遼王憲㸅者居國中荒淫亡度其摧折士類無纓緌貴顯張居正祖父故為遼府䇿戶嘗被王杖居正心恨之及秉政因私憾指遼藩有叛謀議奪其國屬朝選往勘朝選還報王貪暴淫虐事

事有之實未嘗叛大拂居正意噉言者劾朝選歸朝選性剛介不能容人過失好言有司短長人多憚之者會中丞耿定向撫閩素善朝選每咨以時政朝選傾心答之亦無所諱答中偶及藩司支放邊戍月餉事左布政勞堪知而深銜之勞刻深人也耿以憂去勞代之思洩己憤以逢權相意而邑中子某更摭其無情事以報遂具疏聞居正從中擬旨削籍逮訊之命旋下勞堪得密報遂馳戎卒逮朝選下臬獄不二日斃之獄中親屬莫

得一跡晉江士趙日榮排獄門而入撫屍大慟收殮之萬歷壬午春也堪下興化守某偕諸司理煆煉獄誣以通夷接濟諸事報上居正大喜擢堪左副都御史恊理院事朝選子兢訟寃于朝居正矯旨杖之八十仍奪廕其夏居正暴卒朝紳稍稍誦朝選寃都諫李廷儀更條上寃狀部議堪回籍奪職繼之甲申歲兢再訟父寃及堪諸酷虐狀南安人黄御史師顔從中從臾方有旨下堪部獄僅謫戍定海而里中子亦戍邊矣未幾詔復朝

選官致仕競補蔭如故一時阿堪意煅獄相繼竄逐士論稍伸猶以堪戊未盡辜宜正之典刑以謝朝選奈時寧寘不問也朝選居官廉潔以名節自砥礪平生學行政事卓然可稱其不能含章免禍亦所短歟閩書舊郡志新郡志

郡守鄭汝德先生普

鄭普字汝德南安人舉嘉靖十一年進士授無錫知縣無錫大邑也普初銓時倉皇周章若無措置日惟自檢

不敢有毫髮詭偽其後民與官相信縣門恒虛遂不覺作縣之苦秩滿遷南户部主事榷舟維揚用度以節待商以寬擢雲南府知府未赴以父喪歸免喪侍母不忍去居歲餘母病卒服除赴銓卒于都下無錫人聞之皆相弔昔嘗與林希元論易蓋君子體易只取其意不必執定卦義何如如常德行習教事何與於坎只取一重字意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何與於大過只取一過字意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分明是均平天下之道只取過而

當損有謙之意耳理氣道器之論如尊劄所言更何改評整菴公尚未肯釋然相從甚矣舍己從人之難也然其說破陽明數語真痛快可喜但陽明之學固有偏處令人動輒排之亦未為是葢人之為學隨其所見皆足適道如象山晦翁二子學本不同自今觀之孰是孰非而二先生亦未嘗明目相擊如今人也孔門諸子有侃侃者有誾誾者有行行者有狂者有狷者有文學者有政事者隨所長而各造其成今人無諸子毫末輒昂昂

然以聖賢自任擇古之有名於世者極力攻排謂是足以驚人而峻已就使立論皆是於性分有何干涉此今世講學者所以重得罪於世教而自取禍往往不少說來說去只是成得箇惟口起羞四字耳其持論如此閩書

楊敬孚先生朝幹

楊朝幹別號時齋弱冠知力學慎擇師友其折衷諸說率自心得引進後學講議文字往往必求古人精意作為文章務在理到切實不騁浮靡其事直吏公愛慕不

衰孝心純篤且刻苦奮勵不以貧撓志寬仁恭恕不脩邊幅不言而接人以敬凡四方賢哲與同邑鄉賢次峰謝崑逸所黄偉咸相與為友又與次崕林公麗澤有年其餘榮耀儒名者多所禮於其廬卒後友人教諭檢吾楊復謚之曰敬孚先生所著有四書詩經集覽林次崕撰本傳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十三